

康
對
山
先
生
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序

韓汝慶集序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能生矣或又弗底於成中庸曰天也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聖人天地固亦有弗能盡者與予因韓子汝慶之歿於是傷天地之德有所不能自盡焉豈生則其理而弗能盡則其數邪汝慶韓邦靖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那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爲文武之業康濟之器茲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西參議卒

於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佑人

國家畀之以才矣復爾效之扶輿之氣萃之有期期
不常逮逮矣復效天道柰何聞汝節彙其詩文若干
卷藏於家笥予痛汝慶光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
望幸猶有此可以表見來世讀其詩思其人泝其志
於戲汝慶可謂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
也曹植而下才杜甫李白爾三子者經濟之畧停畜
於內滂沛洋溢鬱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觸而應聲
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虛與他摹倣
剽竊遠於事實者萬萬不同也予恐讀是集者愛其

詞而不逆其志徒以區區辭章之末視汝慶故以是序諸篇托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嘉靖丁酉春三月七日丙戌序

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

予覽傳記之所載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閑偉剛毅強
奮有古之道焉勝國以往姑無論矣

明興若先尚書公文簡馬公御史高公司馬王公端
毅司寇宋公其進也或立德立言操心亮節建功昌
朝知名當時其退也敦木厚族睦黨重俗至於今誦
其義思其人使人慨然思奮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薰懦夫有立志豈不信哉然習久而訛俗遠而
敝今之士大夫果能無媿數君子之意乎此予之所
深憂安得聚吾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何也棄樸
趨末則淳厚蝕務細博奇則閑偉散脂帛浮沉則剛
毅亡即讒屢爲則強奮想關中之士所以聲名於天下
者此數者苟既蝕散亡息則又何得以稱關中云云
哉故曰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關中士大夫而一語
者也適今年鄉舉士某等以予弟河及予甥張之榦
德光同舉而有會且將錄而傳也托予序其後此正
予所欲告於鄉之士大夫者乃又托予有言哉於是

更陳其義以告諸君曰夫君子之道進德脩業而已矣故夫子於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得乎已而無與乎外故窮不失志達不離道今諸君行將登用於時所以加諸其行事者一言一事有倍於此則非所謂進德脩業之意而顧慮持疑之惑起由是將有言其所不可言行其所不可行者豈非夫子之所稟哉夫

國家所以待士大夫者禮義之厚諸君幸親與見也自監臨以下洎諸執事豈不欲有得人之望於諸君哉關中之前脩學者之已事予故丁寧於諸君所冀

諸君之慎之也今日諸君之會正所以脩其同爲吾
關中之光也於此而少有所異則遂不可得而言同
矣諸君勉哉嘉靖元年壬午秋九月八日序

何仲默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選哉盛矣然作者接轍於域中
其敦致古昔遂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猥溢於
往訓摹倣標致遠於事實予猶以爲過云弘治時
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視昔加盛焉是時仲
默爲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爲翰林脩撰一時能文
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爲華

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其在茲乎夫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辯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之所作三者備焉故予歆慕歎息非私之也

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脩撰歸十三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脩可以上薄居宋賈董有相如子長之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見亦淺矣仲默豈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編天下然實無知仲默者此也漢魏以降訖於開成世代既移音節斯

興脩辭之士能無惡歎趨斯以優美復能引而上之
不沉於流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十六
年秋仲默既卒又三年予次第其文爲若干卷首賦
次詩次文皆隨體區裁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錄
存家笥以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事可以知予言所
指矣仲默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榮辱毀譽一無
所動於中予別有傳記茲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
值張子時濟過予所見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
集云嘉靖三年二月甲子序

沂東靈蘿記序

予惟造化之變易其微妙不可易而言也。繼黃之流從事於此何可勝道。然實不足以副名虛恆之意。多而馳騖之習遠以肓誘肓鮮弗瞽矣。予自戊辰歸田士大夫間有過者率稱金鼓石鼓之術炫燿過情綜核弗應舉世效之無一成者。豈爲方之本謬哉。想像猜疑加以脫夫利口烏得不難向嘗玩土宿之論。究寶藏之言乃知草木金石一切相湏猶醫之君臣佐使相疾爲劑理之自然智不能加恩不能少信乎。魏伯陽以類輔自然非謾說也。較日即諸家所收刪其詭僻約以恒見萃爲一編名曰洪東靈藥記用存家。

苟聊備省觀通變求之宛如在目夫事雖渺昧道實簡便格物之餘或廣別識固非徒然妄求非分可擬耳若夫金穀石鼓別有妙旨難以例言也壬午十月十三日太白山人序

贈漁石子序

漁石子以名御史推擇爲陝西提學副使由壬午至今六年矣關中名士凡有與被漁石之教者莫不漸德感化鉅者奮而利者懼於是彬彬然視往益懋予觀其盛友其人未嘗不附髀而歎以爲漁石子善教乎吾關中也蓋若是哉是歲二月甲寅

上以山西獄訟之事不可無譽望之臣以專之乃特
簡命吾漁石子焉西州之士張某秦藩曹士奇二十
餘人過予出是冊請題其籤予讀其詩感其意因語
之曰之子之於漁石其眷戀懇至奚啻赤子之於母
也辭婉而思長意真而感邃蓋非所謂聲音笑貌於
先生長者矣予將序述之子之意於首以告諸觀德
之君子茲亦有所采焉曩者漁石子之來關中也予
謂其必能振作興起以益吾西土之士天下之爲是
官者非不欲士之皆善也然而意有所弗逮懷有所
弗長則行矣而忽躡往矣而復沮故雖終日勞勞所

事而動之不化教之弗馴不屑之人猶重假借以自文於妻子間里之間士安於習見狃於素聞雖殊彼獎與勉進焉者亦玩而罔信顧而自疑是士難善道俗乏厚風君子於是蓋竊有憂心焉先王於禮必皆有等級者所以示軌則明分限使智不得踰而愚不得殺也至於賢否之際乃混混焉以施區區乖錯指摘參謬是無怪乎賢者自疑而不者藉口此懷之不長意之弗逮之咎也漁石子涵育啓迪之意不逞乎古昔而舉措獨反於此是以闢中之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各究其業而安其心懲其愆而遂其志凡以

漁石子能以服其心遜其志焉耳矣人情紛紛日異
若握沙追影孰能追之不違摩之畢聚如之子之於
漁石子哉嘗有約於漁石子曰他日去此予必送之
乃今以兒文子之事不得送覩之子之意加耿耿焉
後之君子其欲考漁石子之在關中者尚亦聆夫之
子之所陳者可也

送文谷先生序

予以壬辰冬再詣長安文谷子來訪予覩其人聽其
言有孚之君子也當時諸君子相訪者顧無能如文
谷子於是定交焉凡予所論說於文谷子者他人莫

能解獨文谷子迎刃解焉曰今之士大夫率以文章
口耳之細能命一辭謄一說即小視萬物皆莫已若
是蓋未嘗反而求之於心故馳騁如彼耳然于辭說
之末亦未之領畧也左氏國語一時之言其精粗雖
異而大指無謬於事實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
物之言也今之士大夫竊取其語似而未通其大指
故泛焉蕩焉不能自得所依蓋好古之過也於乎斯
言也豈尋常所能識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
者心之德也學不求諸其心徒以言語文字之細貿
貿焉終日以爲道在是矣不亦遠乎予今歲凡四會

文谷子矣其所啓迪士類一皆因之於心而求諸理故士子沛然興焉諸以言語文字相勝者方退然若無也豈非文谷子之化哉聞文谷子以考貢不合於條例左遷治郡今

天子勵精求治廟堂諸公方虛心以求天下之賢翊贊弘化安有純儒如文谷子者肯使之待年於郡而不亟登於

朝哉予於是深有望於文谷子矣關中諸君咸有詩贈文谷子僉事南漢子以予為序故予以所得於文谷子者引諸其首

王舜夫集序

昔王舜夫在山東督泉以五言古詩二首寄予才情之妙近希覩也後見陳伯行所刻然甚少益足以覩其所為詩矣嗟夫舜夫之才典雅咸備機軸不凡蓋作者之雋也不幸早死厥志弗究士林惜焉比自華山歸道過長安遇伯子直夫出舜夫全集問序於予曰此亡弟舜夫之作也舜夫精力頗盡於此幸而不與俱亡亦賴於此兒輩將刻之以傳惟吾子序焉以詔來世予惟天地清淑之氣以間而萃於人然輒予而又效之故酈炎李賀百世興憫鮑照謝朓千古共珍蓋

天不愛寶而愴才神不比淫而忌雋載集所覽畧可徵矣

明興百七年文章之士莫盛於弘治正德嘉靖之間其竒且逸者則光耀弗長仲默昌穀是已理之合變達者畧焉世稱壽者貴者百年之後寥寥無聞而酈李何徐世異代殊如一日也其得喪重輕渺乎弗駿予於舜夫又何傷焉集內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共十幾卷舜夫之製宏且富矣其行事載在志傳列之卷首予不贅也

雍錄序

雍錄十卷宋龍圖學士程文簡公大昌之所著也謂
漢隋唐皆都渭南雖稍遷改而相距不遠尚為易考
若夫周秦兩世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不常厥
邑固不可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於是乎以渭為經而
五代都地隨列渭旁能沿渭以推其方而雍閼地望
如指諸掌矣此其書之大槩而其雜相考會則悉本
之潘岳閻中記與三輔皇圖六典長安志及邑圖閣
圖所以述雍之故蹟小大靡遺矣然所圖或有差誤
皆按冊擬議而與圖閣產其地而親見之者不同予
是以傷載記者之難信也往歲予友大復何子仲默

嘗為雍大記顧其書垂成而卒悲夫昔仲默蓋嘗親以序列屬予矣顧今猶未逮固深念其用心之勤期有暇日當卒成其書以副厥委托不知能否也知西安府南華李侯文極政通民和之餘盡取關中故志刻之以傳秋七月省災遇師因以雜錄屬予為序於是著所私見於首以貽考古之士然閔中之蹟大抵諸書幸存得有所考讀其書者又當有以識侯之用心焉可也

長安志序

閔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

本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為明悉易見間有躡駁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為朱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皇圖三輔舊事皆所采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文之盛固不待別錄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趾所在田父野老之妄既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闢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畢議一旦若山海經之誕水經之誇括地輿地之志靡曼皆是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其頗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之疑誣矣知西安府南埠李侯刻是書成以予為序故復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嘉靖辛卯十月庚寅序

漢坡先生集序

漢坡先生者鄆杜王子敬夫也我

明文章之盛莫極於弘治時所以反古俗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鄆杜王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廷寶金輝王

映光 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乃於所謂
孰是孰非者不溺於剖廟不恆於異同有灼見焉於
是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
然盈乎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
而敬夫獨未也去年秋敬夫家器順天通判瀛內艱
讀禮之餘彙次其集凡若干卷詣予請序將藏之家
蓋今年春二月予東遊華山會監察御史咸陽王君惟
臣於臨潼白渼陂先生之集獻遊門墻之日久矣願
有志於傳而未能今承乏山西嘗得其定本於瀛將
以示乎三晉與天下之士執事幸有以教我也予觀

漢波先生之集其叙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言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與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寫景道情其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天寶開元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巨臂矣夫德不孤必有隣藝文之士抑儕以自高妬群而取亢皆是也予觀孟堅之于子長竊隘心焉故歷述明興之文由於諸公者如此於乎後之君子其將有感于吾言也夫罪於予言也夫嘉靖十一年壬辰三月丁亥序

王氏家譜序

漢波子嘗與余言明宗昭系莫要於譜君為張氏譜甚善余欲為之顧以憂患相尋未暇也是歲秋莫以書抵余曰譜幸成矣君盍序之以示余之後人夫大家世族五世之後不能識其先人者皆是也况閼閻之子乎漢波子有憂之焉此王氏家譜之所由作也上推所自下及其所生以昭其系也摭拾遺行不為溢美所以昭其德也體貌具述窀穸有地所以敦其恩也援昔據今開諭懇切所以昭其訓也王氏子孫讀是譜者其亦知所勉乎閼中言名族者咸寧之楊三原之王隴之間華之東鄆之王指不三四屈也非

先人之德基有延施開啓厥後能至是乎夫盛者衰之漸也窮者通之本也能以盛為懼而一事一為必率循祖德而迓承休美則靡之王又將轉而為臨沂之王矣可不勉乎可不勉乎此亦漢陂子之意與其所欲言者豈惟王氏之子孫所當勉之凡為人之子孫者皆宜有所勉焉可也嘉靖壬辰冬十月辛卯序

送別少司徒張公督餉北還圖詩序

是年夏虜寇榆塞鎮巡以狀上

聞闕庭

聖天子赫震天威

命將出師謂可以伸縮接濟兵不置食者莫如戶部左侍郎於是張公來三月儲糧山積士有戰志虜震懼環息畏避道蓋先是鎮巡諸公虜至有備間有草竊率痛治之大衄而迄今雖竊伏河套祇惴然自保苟延避征不敢犯邊也已而有

命班師公將北還巡撫延綏都御史于公具書走使請序鎮巡與方岳諸公所賦送別圖詩贈公之行予昔在詞林公以名給事同備法從予接其論友其人歆羨矣矣乃累歷登顯領任世安危如此於乎偉哉

推公茲來所經畧者延綏一方之餉爾事雖甚難以公之才猶操大阿以割羔節无弗迎餠解者歸則天下之餉莫不仰之河南山陝自戊子至今頻經歲凶方旱而水室廬傾覆禾稼漂沒流移之民蔽山盈谷捐棄老稚哭聲徧野鉅村名聚蕭然空堵壁

九重之德

竭司農之財匍匐拯救小得大遺幸未枕籍郊原而死如甲辰爾又能供賦稅給邊邪此漁石公所以畧貴重乘羸馬沿村屢野問民疾苦也非公之所親見與所當輶念者哉夫與世任安危者公之所志予之所知也今日之行凡西北至計莫不備觀而具審也尚與言之

廟堂以求長治久安之道賑之何以為時預之所以為策則天下之人舉得以蒙其滂沛洋溢之恩而各邊之倉廩非所慮矣此百姓所以日夜矢心望之當途焉者其叙別之情詠嘆之美則鎮巡方岳諸公所賦之詩各以道之予弗敢贅

送趙世忠序

天子即位之二年兗州闕守吏部請推擇長者有德教能化民者 詔以監察御史馮翊趙君知兗州府趙君同為御史者咸以予為鄉人當以贈趙君也為之說曰夫趙君馮翊之美材也馮翊之士能以節義治行顯名于天下後世者至多也其浩然之氣蓄之于貧賤之素而加之于百姓之上者趙君豈異也余

何以能益趙君者夫諸君之意豈不以御史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太守則繁劇駁雜欲事事皆親與切歷轡廁然後濟也吾昔在鄉縣以試事歷太守之府望見其事紛然亡有端則必以為甚難莫如太守矣蓋御史之令皆裁自我者太守之令其監司省部者能奪也夫奪則志不可以貞而廢時矣理不可以致而更慮矣廢時者莫能以自宜更慮者莫能以自固由是君子之致莫能聞於天下也故吏部獨以君守兗州焉曰長者之意當以格其上吏使勿以奪志也德放則親民可不畔也雖以天下亡難焉而况乎兗也由是則君之為兗州可知

已矣今兗州之民濱之于海困之于饑饉疫之于科役若亡有能蘇也以君能二者之美焉則由是使兗州之民有禮讓足食勿匍匐勉強者孰謂非君也又况鄒魯之地夫子之里邪君吾知免已矣

送東原先生序

昔先人在時以海方總角當教以正歷求師之賢者得吾東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為禮人不聞過于鄉黨父兄者必牛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通于使者以幣從於先生之門先生言動視聽皆有典則海時且幼且劣望之屏然不敢出息居數日心苦不自

伸數月彌苦自此鬱鬱不能聊也先生所論皆道徳
性命之微浩然而出靡有窮也故今所以不至大惡
狼狽以辱先人實先生使然焉壬戌三月海舉進士
先生適以歷事在京師其所教猶靡有間也明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將歸凡交於海者相為五七言
詩贈先生先生既而命海叙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
者道之且以錢先生之行而欲有以勉焉者也不知
先生於此其亦以予言為是不乎是歲十二月門生

康某序

沂東樂府後錄序

曩予嘗著沂東樂府凡林泉之樂若頗具矣顧景物
所觸則亦莫能自己必隨時賦事被之管絃以達其
趣年積月累至於今日暇省所錄忽已倍前則又笑
予踈狂若是蓋野人志願惟以樂其日用之常莫自
知其時之費也適得二青衣能鼓十三絃及琵琶號
稱絕藝古今曲調又能審其雅俗之語和律依永殆
同天授予作每出二青衣不踰時輒能奏成洋洋遂
遂合宮叶調予未嘗不撫掌私慶也身丁

盛時溢承祉福有安寧鮮疑畏歸田三十二年益肆
志于登山臨水之際而二青衣又以助之其樂詎有

涯乎衰憊之餘後能似今尚當嗣為雅頌以敷陳洪化上巍商周之所載才之菲劣非所計也

東泉序

即墨故有東厓書院在城東一里許自藍氏之先所創今七世矣載在山東總志蓋司寇勞山公洎其子北泉侍御昆季咸藏修於此北泉與弟深甫皆擅才譽能文辭人或擬為藍氏三鳳深甫雖就選貢尚未大售所負而微甫以鄉進士拜知江寧其宏才駿聲不直山東士大夫傳說而已予初筮仕與北泉交顧甚厚今北泉又二十有二載始與予弟德清同舉進

士為御史建明之澤未下於民以言家居休休遂稽古尋樂若將終身豈淺丈夫能彷彿也徵甫治園亭於書院之後植松柏數千株奇花異卉博物者莫能遍識又取東海之石羅列峯巒蒼翠滿前恍然身居蓬島之上也方念安得一泉以成茲美僅子樞東隅得泉報焉清冽澄澈其出不窮徵甫因以東泉自號積厚履深坤靈錫瑞理之自然不可誣也東泉以書抵予欲予為序將附書院所錄之後予以茲泉應期而出實藍氏子孫流芳不息之徵也東泉子幸以記而竦之當知予言之匪妄爾昔勞山公巡撫陝

西風力德教幽明威仰顧未嘗刑一不幸以要名釣
譽民至今興鈞陽公同頌之近執事者信委官之謫
誕質寶之民不知何所犯而徒流之人縣動數十安
能如公之在陝哉子孫之興宜矣宜矣

贈蘇體健序

蘇君以職方郎中陞陝西布政司叅議比蒞官為總
制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挈來同與平蜀謂凡官
職方有聲稱能悉省方役於是軍中小大事皆之蘇
君與分君一一受之凡所為無不悉得彭公之意彭
公曰吾軍得蘇君賊可破矣於是與君謀日發兵攻

漢綿是時漢綿諸賊驕縱不可制君一功調度皆能先事備集已而兵與賊接賊潰散走晝夜常數百里追者旁午所至皆具備糧糗故追益力賊益劇困莫支平蜀之功雖彭公與諸將克捷神速要其本皆蘇君援餉不匱耳此雖以方漢之蕭寇何愧哉知漢中府楊君秉衡謂君之功在蜀德在漢漢民積兵數年凋敝極矣得君消息其所用使供者不苦而給者恒足其道甚難而其惠甚大雖使漢民世世懷之不忘亦可因君東行還省署於是屬予序以贈君道漢民感激懷荷之意予昔在京師聞司馬諸大夫言君抱負

甚厚德器甚遠足以大受顧今不已然乎夫戰伐之事由上古所載得其名義與善數能策者皆可先有勳而理給財用使民不以為勞而士不以至困雖千萬人不可一二夫自蜀寇之起輸轉之民死者枕藉於道彼其時為之權宜處置者豈皆不善無術哉用其小技而失其大猷約束雖布而理之無令於人情不適於事機故雖少取亦因此所謂失其所張則往而俱敗者也楊君言彭公以賊遼竄難制患不得精騎追撲君才數日積置馬騾若干所施行吏皆唯諾母後彼無所計度於中者能之乎此其道皆可備

誦說質實不誇後有徵平蜀之迹刊之史冊安知不以予言為是而采之耶

代癸酉鄉試錄序

正德八年當天下大比之期合八郡三邊之士通一千幾百人圖棘而三試之遵制額取六十又五人故事當刻其姓名與文以傳而某以執事僭序其首夫士之生世其英敏穎銳者物不能隔也况數試而累校之即皆空言未恥其行事其纖細委曲已彬彬然見矣主司因得舉而升之於時豈惟諸士子之私喜主司者又有以深喜之也然可以不知自慎哉士以

言語文字進為時用者蓋未有不學孔氏談仁義也
其得位行事或與孔氏異者非習之不精談之未善
所以用力者弗若也諸士子發作而夜思日就而月
將其所以用力者固未肯弗若矣而吾猶以得位行
事之復為懼者蓋誠以操守之為難矜持率循之未
見也昔賈誼董仲舒公孫弘谷永楊雄皆以文學見
用於漢其議論談說稱之於當時式之於後世是豈
不美者所能也夷考其行事若永與雄於其言卒太
矣夫言者心之聲學之著所以推迹乎修己治
人之道蓋若操冰而言寒執火而言熱也柰何使之

太矣如此此非有隱故臘理弊在尊口耳而賤躬行耳即日日述孔氏談仁義於修己治人何有我

國家造士養材之道士子生而由焉者幾百五十年其漸涵濡之所至雖三代之盛無以加也

聖聖相承及我

皇上一切以躬行是先則其觀法視效者蓋不獨言語文字而已固不為谷永楊雄之自戾然亦豈可以董賈公孫之流自止哉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今諸士幸有

明天子作而造之於上矣伊尹周公之業不於是亟

而圖之豈非自棄乎夫由典冊之所載者觀之其訓誥之文亦皆其所言耳然伊尹周公豈徒為是言哉諸士子當惕然省此而知所慎矣

呂母太孺人王氏壽詩序

吾友兵科左給事中呂道夫有母太孺人王氏壽六十又三監察御史孟君望之中書舍人何君仲默以書抵余曰道夫與吾輩皆交厚今親見太孺人盛德閑靜有古昔女士之風道夫以

國恩得推封太孺人華裾褕翟享荷寵光天於善人錫類降靈每如此僕與縉紳大夫將為歌辭以壽願

吾子申序其義夫太孺人歸呂氏未甚久也乃呂氏
即棄太孺人卒時道夫才九歲耳太孺人撫育教諭
以至今日辛苦備嘗人不忍言也幸道夫克綏其心
向道持志使先君子無所恨於地下以益明太孺人
之德光此非誠孝惻怛不能易曰視履考祥則太孺人
之謂矣夫言者事之紀實之遠非善言者莫昌也
縉紳大夫之詩之賦蓋善言能昌者也則所以揚著
太孺人福祉德教之厚可以信後及遠無疑也夫奚
待於不肖之言哉然太孺人之德所以能光著士大
夫縉紳之間者以道夫為之子也道夫非有所謂誠

孝惻怛之意以勤其樹立則太孺人且匍匐忿恨患
中矣烏能悅太孺人之心由太孺人之心觀之必欲
使道夫為君子令名盛譽及於遠大焉固不以區區
一官秩一封錫爾今道夫君子之譽徧國中氣足以
固其志學足以申其義不為苟且偷安之習倚縱張
侈之態此於太孺人何不獲也夫壽考之道心有所
樂而無怍然後氣得其滋養故壽焉凡所增益太孺
人之壽者莫若先有以悅其心而悅心之道則吾道
夫之責之事耳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道夫勉哉
夫道夫學古信道予所教重且厚凡交遊之上莫掩

焉故予以望於道夫如此然人子之道要於如此而後可者也

送白貞夫序

予居滻西山房二十有七年矣客過訪予者率以載之賓遊識久要焉然非卓然道義弗予也今年夏予與涇野呂仲木氏南里楊用之氏同過彭麓山房眺南山遊普緣普緣為故仙遊宮山廻合而水圍繞氣磅礴而景葱蒨宋東坡蘇子瞻氏蓋奇其勝數往遊焉曩予與仲木屢訂茲約正德壬申至而阻雨輿今十有三年始協茲遊北至彭麓携榼命輿矣而洛原

白貞夫氏自晉陽來關中望華闢河覩周秦漢唐之墟挹豐鎬岐雍之盛方自郿杜訪渼陂王敬夫氏而西也聞予與二子在彭麓即躍馬過彭麓同二子循黑谷抵普緣周覽遐眺懼悰畢陳降觀子瞻塔陰記及游景叔題名已而嘆曰茲無負於普緣矣事不前約而一旦卒同非數也耶明日既晡仲木東邁用之有事渭川精舍貞夫同予北行過訪滻西已而出平湖屠氏所贈文則貞夫此行蓋不予以棄也然予逃形物外二十年禮法之士未有弗疾者貞夫則何取於予哉居數日貞夫北行畢使後二月復過訪予明日

值予病與予弟德充眺黃山覽武川訪邵墟涉建子
窮慶善之繇歌生民之雅其興翩翩然矣翊日予病
小瘳方能以醴酒酌貞夫則南充任少海氏適至遂
同坐夜分而去約以明日同過滸西值雨大作弗果
夜仍同宴世爵堂焉貞夫少海世之二雋又爾相值
誠亦奇矣明日貞夫辭予行予觀貞夫悠悠然有逸
思焉於是握手語貞夫曰今士大夫尚浮名而趨末
務偶善一詩成一文則矜炫馳肆目無全物即上追
屈宋中驂班馬藝而已矣况摹倣標敘文實俱鮮此
文士之鄙習非國士之鴻操也

國家以崇官好爵養天下之士者恐百姓之未安萬
化之未洽也若此何耶貞夫論事滔滔萬言條理罔
寥厥存逃矣夫揚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
于意則苟求其志而已詩曰言志今之為詩者果言
志否耶夷觀而試省之則思過半矣貞夫徃哉野人
之言欲無負吾貞夫爾非方居而忽逃也貞夫曰此
子志也遂書以贈之甲午八月戊戌序

楊氏族譜序

邃庵先生命其子紹芳考族於滇既歸乃屬歐寧謝
純撰次為譜用示久遠譜成先生命海叙諸其首將

刻梓以傳焉按譜楊氏本關西之裔其後有遷黔中者其子孫世居安寧不去遂為黔中望族代有聞人長者至

明興化州公以文學起家取科第占廩仕屹有令名
慶遠流長篤生我先生為世大儒歟歷中外垂六十年文武之道將相之業光今絕古上培

國家億萬年之基下啓士大夫千百世之緒而紹芳
又能廣心迪孝以開來裔可謂昭宣罔隆矣譜先世

系次列傳又次

恩命未以士大夫所贈遺之言附之昭姓合族廣孝

啓德咸以備矣海惟先王建族樹親所以敦本別疏其道至嚴也及周之衰典冊逸佚諸侯內忌世本已壞故馬遷叙述三代以泊列國慎修世表繇此道也

晉室既東夷夏錯處冒姓亂胄無所分異唐宋以降抑又甚焉所可見者宰相世表特億萬之一耳我明以仁孝開國承平之久方思合族廣孝之道而天下之人沂源追始者彬然過半矣於乎豈非世教之大幸耶昔先生嘗以語海曰予修家乘餘錄恐先化州公之德琬琰若礪則終天之恨矣然先生今日之事紀諸太常布之史冊所以光乎我宗萬世無極化

州公之德奚又有遺恨者於乎休哉是譜既出則由化州公以上至於譚寬之祖以及其子孫天下之人展視具得猶歐蘇之譜至於今猶存也或以歐蘇之譜出於自作而是譜托之門人然其義例乃先生所定者信斯言也是崇其辭而廢其志也烏足以覩是譜之撰哉

奉壽孟母太夫人孫氏八十有四序

陝西布政司叅政信陽孟公望之奉母太夫人孫氏
喪於官邸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適惟太夫人八十有
四之辰布政使孫公唐公叅政楊公羅公將修禮於

太夫人之庭先是介使問於滻西山人康海曰予聞政與同穀者舉宋之義事與同致者交與之情予自宦遊關中與望之為寮忽已數載其刮劙之益交承之契自以為古之人不是過也乃今躬覩其太夫人享榮壽於省垣年若是其盛而發如是其強詩之頌魯侯必先以令妻壽母為言固已見當時列國之君不能皆有於是焉耳然今之士大夫位致顯頤而慈闡不逮者皆是也太夫人鶴髮童顏榆柳輝耀誠予之所希覩也即不為望之之喜將亦不為士大夫喜乎政為與之修學為與之迪所是為與之敦以堅其

往所否焉與之改以聚其善是望之之所以友乎我
者分洽誼深不徒如今之所謂適然而道哆然而合
也願夫子叙述吾意以壽於太夫人之庭是惟吾子
所不吝也海三復其書已則於諸公先生之辭有深
感焉曰嗟乎發不辱志以承訓也交不媿幽以廣孝
也太夫人所以教乎望之者學慮其弗端操慮其不
嚴仕慮其於天下國家有匹夫匹婦之不獲故望之
既篤於其發大於其業而又推於其鄰正所以遵循
懿訓申衍孝道故太夫人食於其養而樂於其心是以
享安寢順衰矣而強崇矣而泰有由然也於是敬

陳諸公先生之意於太夫人之前曰惟太夫人善願
厥修膺和納慶篤生令子仕不媿學動不乖義承顏
怡志孝道顯明賢過於堯佐之母而子不同是太夫
人一宜壽諸子諸孫科第相紹文采相承慶滋於儀
儀之門而際不同是太夫人二宜壽年齒寧邁氣骨
剛勁舉指不違兒齒台背三品之養不數甘旨連筭
之積不厭樸素享豐於毛義之奉而志不溢是太夫
人三宜壽在鄉則姻鄰仰其表儀在官則列曹頌其
休盛望同於士行之親而名復榮是太夫人又無往
而不宜壽者敢再拜稽首上太夫人千歲願太夫人

述年永視敦和增耳以至於無窮焉於是孫唐兩公
洗爵更進加以黃金錯采之履散雪盤殼之縠而諸
公以序相繼洗爵交進或獻以碧玉絲冰之塵或益
以翡翠雜繡之渝又無算爵而退太夫人顧望之而
笑曰有是哉予今而後知無報於先君之遺也勉之
武懋之武則吾將更能見此諸公先生之嘉惠以至
於無窮矣嘉靖六年歲在丁亥春二月廿一日戊辰
序

姜武功使臺旌勸冊序

武功者西安最下邑邑小而道衝民窮而用繁為是

邑者誠亦難矣廣安姜侯以進士來知武功訪民疾苦而加之治於是民熙然應之故不踰年而武功治行屹為關中第一自撫按而下臺省諸公皆交章旌舉其禮幣優勸殆無虛日侯為是邑又何其易也武功諸生私自相謂曰夫民視令長為憂樂者也今百姓力不愆庸財不恣賦是令長之德厚故治明政通吏不渝度民不易軌也吾與諸君親沐其教益而覩識其成繙不有紀述傳之方來是昧長者之誼杜方來之微非所以稽謹書昔也於是取撫按而下洎臺省諸公所薦論勸於侯者書之於冊而實之以行

事頌之以歌詩既成帙矣乃詣予請序諸其首予既三復其書乃喟然增懷焉名實之相倚其應捷而效夷與桴鼓者奚異哉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予自戊辰以先太安人之憂歸今家居力田二十年矣民苦於租庸歲相比也當塗君子皆知憂民之疾苦而所以處其疾苦者顧寥寥無聞何也予聞其論議未嘗不重自太息以為斯民之不幸遂至此極及侯之治武功量田之肥硗以定租較丁之強弱以署庸行不踰年百姓安堵室家相樂修禮義厚風俗期無貽怒於我侯雖三代

之民亦若此而已其應不已捷而效不已長耶夫租
庸者

國家之重賴而民命之攸繫也當塗君子不能探求
其本徒以獲一事見一弊謂吾志已盡吾令已通此
不思之過也今百姓之憂樂豈直一事一弊哉獲其
事而因之見其弊而更之尚慮其有他也况無所與
因無所與更哉故雖日夜奔走徒以重勞興阜民無
益也夫民情土俗天下之廣吾弗能知由吾關中之
事觀其大畧亦可言也桀民恃蓄而撓法姦胥并賄
而易令故富者益安而貧者益困其所由來非一朝

一夕也侯至定以約束示以明義准丁力之歎豐眾
門分之抑勒不刑一人民志允愜予嘗趣侯書所計
度刻之堅石以貽來哲俾民永終嘉惠侯則謙讓而
未遑也乃諸生能樂道其休美而形容詠嘆如此彼
謂見善如不及者非耶因遂以所先乎民者書以歸
之若夫決訟若流擿伏若照則侯之餘事固不能以
徧載備陳焉今之為令長者亦安能人人若侯使民
自愜其志如吾武功也排年之人聞侯將擢官去已
咸有憂色以為及已應排不得與被其政侯尚可謙
讓其計度哉嘉靖六年歲在丁亥夏四月十又二日

戊午序

送楊克承序

恒齋楊君以進士為西安推官三年矣將考績於吏部知西安廣川趙君與同知東谷王君咸以書抵予曰楊君內通而外融優端而行直居西安三年事無小大皆迎刃而決隱顯悉當言不報中操不渝志易險不驚率履罔越予與之遊得其所以相規益者不少矣今

天子勵精治理恩得股肱亮直之士以左右民楊君茲行必將留侍闕庭以佐

天子曷能復來啓予使予日有資益願吾子之有以
言予志於楊君以華其行也夫贈人以言所以著交
道申久要而又重之以義政所以敦厚其所贈是則
吾之所以布忠於楊君而返其所規益也今又得士
大夫歌辭若干言是宜吾子不惜於言以達吾意也
予自戊辰西歸今忽二十年矣凡以執事在西安者
皆可得而言也其節推之英妙迥出者實未多見是
惟有吾楊君而已矣廣川東谷之言信無阿私於所
好道公而義直凡所以言楊君即吾所以聞之於衆
焉者也

朝廷以科目待天下之豪俊天下之豪俊其夷居抑
曷嘗不以伊尹周公之事自待然少至於顯頗已輒
自負矣茲非楊君之罪人哉天下之事自丁卯以來
蓋岌岌於界卯然外危而中安故民未有怨志其識
者猶曰此蔽於僕倅耳士大夫秉憲操軌者猶夫弘
治之舊何憚也迨及辛巳

上以恭儉仁孝蒞天下天下之人莫不以堯舜之治
望極已於水火之中而士大夫者反以空言危論彼
此相激若舖餚啜醴日新月盛崇虛恢之節安苟且
之見遂至君臣分睽愚佞藉口長此不已事將焉極

斯不負於已耶昔者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孔子誦其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當是時豎
刁易牙開方者未嘗一日與公離也管仲曾不以為
害已而亟攻之凡以先其所大者而已矣士大夫不
務其所大而力較其所小吾恐上負德意下負所學
非義之安者也楊君不日陞臺諫與

上道理致治望以愚意自惟使上下相忘愚俊不乖
此所惠於天下者莫大也予弟河與楊君同舉進士
有通家之義而楊君又數以道義勉予獨以是言贈
楊君况又重之以廣川東谷之請哉此野人至意悲

憤於心而不能忘者楊君念之予茲有望於楊君矣

對山集卷之二十八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序

送東谷子序

西安太守廣川趙侯以書抵予曰東谷內遷戶部員外郎久淹之餘知已如吾子良足嘉悅茲有餞贈之文以勞於執事是惟吾子之不讓也夫東谷子自入關予即與交今凡十年矣所以劇切於予而益其所不能者方之古人蓋有闕跡之義焉然東谷子操嚴而中坦志遠而外直賢者慕其義不肖者忌其才故入官十五年僅有是焉此非其慮之弗長而際之不

融也其恩者害之也東谷子檢身治民裁費節用尚本崇實整厓與涇州之民莫不懷也篤厚慎官鶴衣蔬食先人之所遺平生之所志何不減也今

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安知東谷子不由是以大行其志於時邪夫士固有訕於始而申於終者矣東谷子之名義士大夫庶民小子人人能言之雖有惡已者不能加也據是以徃凡所以報稱於時流惠於民者可以沛然無鑿矣東谷子徃哉君子之志以自強不息有息則餒非君子之所貴也昔者與東谷語每夜分莫能去者固非如世俗彈幕博塞流連等俎也凡

以探天地之化昭豪俊之業焉耳天下之事未有中無所主而能至者况以或存或亡之心參之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士大夫之過也廣川以英偉卓犖之器當紛糾劇冗之地其所以應之而有餘處之而皆當者固其中之有主如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彼猶待於其所已行而損益其過與不及借以自勵雖之天下可也東谷子其往哉尚默繹於予言而終廣川之誼是則廣川與諸公所以贈於東谷者咸有光矣東谷往哉

壽刹母太夫人董氏七十詩序

卷之二十一
夫享卓綽之榮者有穹厚之德備綏和之慶者本涵瀨之量故姜妙興周百祥是殫孟陶啓俊列史具褒往驥今軌可畧而言也况乎歷否茹辛承奕世之胄幹中衰之德哉昔者予以官職在治

朝凡天下之名士大夫莫不願與之交也然事勢推移苦節恒鮮沐訓未渥亮徃每鑿未嘗不嘆豪俊之難偕英雄之希覩也時麻城劉子以鄉舉在胄監間迺過予談古今之異宜昭天地之宏化予所恒覩寔未有其人也於是定伐木之義申王貢之好未幾劉子第進士駸有大用於時洎予西歸則劉子以監察

御史巡按關內聲稱所至不愧故談煩擗所加允猶
邦訓旣而孽豎起謗哲人被執關內之民呼天悲號
響震九疇踴轍泣留立斃兩髦使者驚怛而改色穹
旻慘淡而減輝劉子顧自視益恭當危不惴有巨源
之雍容無公幹之急遽於是繹思前典追惟舊權乃
知劉子之操本於慈訓丈夫之志率自毋成如此今
年夏劉子又以按察副使提學於此仁孝之志上通
乎

帝褒儀刑之鋤益滋於故部今年九月六日值母太
夫人董氏壽及古稀關中縉紳若張君時濟許君伯

誠胡君承之皆劉子巡按時所舉士也感歐蘇之遇
申陳曾之報於是各陳詩賦遙以致壽於太夫人而
以予序諸其首夫洪範諸福要終於壽考內則五教
肇功於姆儀太夫人以窈窕之德相先大夫繇名進
士起家雖經綸之志但畢於豐城而循良之傳已先
於班史况乎專祠之祀有以踰耳棠之感超端揆之
譽哉今劉子上承先人之緒下啓祚胤之賢秋毫皆
大夫人之教也是太夫人所以光前裕後者誠可以
嗣姜姒之懿德邁孟陶之嚴教矣今日之壽非天之
所以報有德章有賢乎諸君之詩休矣備陳嘉祥具

闡顧予何足以加之於是但取劉子之所已行以見
太夫人所以阜榮而備慶者效如是長而理如是著
也若曰福與祉觀厥履恭與傲親所教云諸君子曰
是可以為太夫人千歲壽矣於是書以歸之

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清新俊逸有國風
之才焉然凌谿子循循若無而士大夫者乃人人願
見矣即凌谿子何可勒而不傳耶夫言之及於遠者
必非尊官高年也詩父言之精者苟有諷詠興起之
益雖鄉黨間甚可也况思深義熟該備情理如凌谿

子之撰武縣令劉侯者濮人也悅而刻之將以廣及
同志予嘉其能昌君子之言也於是紀諸其後

浚川文集序

浚川子之按關中也以所為浚川稿九卷示予予得
而讀之有賦四首樂府二十四首古詩五言二十六
首七言十首律詩五言三十六首七言四十九首絕
句五言二十二首六言二首七言十一首雜文三首
奏議五首嘆曰浚川子之文之盛如此乎武夫言者
心之聲文者言之章者也士自始學以及於其老莫
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

君子所以布其心志於天下後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後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人是文之所以為文者以學而不以誇以所能至而不以其所從聞故周公孔孟之文當時誦之後世仰之其體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善可久而敝也故謂之經經者常也盡人倫之常者也故濁世莫能極盛世莫能加巧者母貴知者母變也浚川子襄與予遊翰林窮古聖人之蹟黜百家之謬當時所同遊者莫不以君為能然詣理極變叢精辟微博而能簡麗而能則若浚川子蓋今所獨步操觚之士靡得並焉夫

文有三等聖人所不易而學者所未諳也上焉者惠
猷啓績若唐虞咨俞之羨焉中焉者弘道廣訓若孔
孟刪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托之妙
焉三者不具雖文何觀其故在所以養之者厚而母
清純而母駁而已浚川子之所養可以無媿於斯二
者則其文之所至三者何歟焉予悲今之為文者殊
昧此道故讀其文而附之以此可以告後學矣正
德壬申冬十月十又一日序

送桑華州序

桑使君知華州之二年當夫述職之期冬十有一月

吉日使君將起行止上覲

天子治理政績述民疾苦山東大參東谷張子適
督居華以使君優禮士大夫愛民慎政有古循良之
所不逮且重與使君別於是以予言贈使君予與東
谷往來遵華所見厚於使君者今且亦二年矣其得
於聞見之際者誠已弗數矣方欲述撰其美使天下
為郡邑者具識其賢乃東谷以是屬予哉夫

祖宗以天下之不可以一人治也於是廣建置別樞
轄嚴郡邑之制先守令之軼百五十年化行俗美百
姓富庶修禮篤愛可以比隆三代然弛張瓦其機否

奉遞其運故長治久安之後或冷泐參差巧作奢窮侈極鴻化忽鑿故必有以振作興起奮其惰滌其汚闢其隘抑其文歸諸理使故者復長者引如是而已天下之為郡邑者顧不能皆然於是乎有疾苦之民涒洄之俗

上雖極意求治功日遠效益難此安可謂法制疎畧闊大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亦求諸其人而已關中郡縣甲於天下民之瘠損天下亦無以方焉而華州又當東西之衝使者冠蓋相望民匍匐輸輓迎候如歷緯軸加以冗徵襟飲晨

夕更迭民疲而憚吏噴而木知名之士無以昭布其豪傑之業恢擴其博大之用况庸流中才哉桑使君下車以來繩吏有法用民有典集事有章稽惰有等故吏畏而民悅人親而行通力無恒勞財無恒出使者不怒居者不搖歷其境知其功見其俗識其政於乎使天下守邵者皆如桑使君可以副

天子德意矣請以是為桑使君贈何如東谷君曰斯惟桑使君所獨詣也是其可以贈吾桑使君矣正德十有四年冬十月之望序

贈石門相國公鑑序

聖天子方有事於

顯陵因省方望祭率行古昔巡狩之典乃起相國石門先生巡視九邊賞功課武倡勇敷恩由幽薦而西至於其肅節麾所至邊圉之臣介胄之士莫不欣相顧以為生逢盛世身丁溢恩已無紀極乃又疊屢聖懷重勞師相錫以侈福隆以卹典小大稽首萬口一聲不奮厥志矢塗肝腦敵嘵靖邊以用報罔極巡按監察御史恒齊顧君堅麓村沈君越參議北岡范君箕以先生久勞於外茲將北還謂渠奉

命於此實覩其事將伸燕賀莫罄渝揚欲走代為之

言且走。昔在史館與先生從事史職辱知殊厚頃以
罪廢力耕滸西又承不棄芻蕘寄聲存問前聞先生
之來以為自天而下不知三十二年之別復能瞻領
光範兼叙故昔否也而三君子乃以是命走感荷之
餘安敢以疎曠寡聞自辭哉

聖天子臨事御政無不曲盡厥猷以建皇極况事
天孝

祖致遠慎終又其事之大者而兢兢業業必戒必敬
三王而下誰可與方也以先生之德之學左右夾輔
將二稷契而兩唐虞矣天下之民何幸逢辰蒙福如

此走等雖在林下賦役之外陶陶遂遂無適而不自得非

君相之所賜哉先生北還凡生民之疾苦疆圉之凋弊必且知之深而見之甚也前席之對九邊之兵其將從此有生氣乎方夏昇平之望誠視諸此而已上所以以此命先生者誠亦以副民若此之望爾夫然後

廟謨神算豈尋常之所能窺也於乎盛哉走敢以是復於諸君子諸君子將曰此正先生之所以稱上意也盍取以贈先生

送蘧庵先生序

於戲某所以為某者先生之為之也某惰不知學先生勉之使有所造既稍知嚮方為鄉試又深發其所秘率之急遽於理先生枝

詔來京師聞之私心固甚幸而又乃去耶先生厚食天子之俸勤勞宣力以共其事有先生之道而得大行其志正吾人共仰其然者某乃以去為難焉豈謂之有見也某之鵠鈐謬以章句為時所取以文字為執事規矩繩墨皆不得遂君子之意肆筆謬說為世大笑凡厚某之身而為之成者孰有如先生也今乃

以去耶今天下多事使先生得位以奉承

上意日與新之則所就奚小焉而已也蓋天下之事其久弊而不可揅者皆隱而無端才力之士止可及其目前淺易之迹故是行必先生焉先生之道隨用而可是政有所在而弊於其小以試其大將有不大行於天下者邪某之所不得自遂則固有然者矣然先生之教斬斬在耳不繹其所未以求致其是雖先生日臨於上將亦無以為也今乃遠別於先生者子於父母之懷也其少違必惶然而啼彼豈不知近之即至哉其仰乎父母者專也某又惡能自己於情之

不欲少違者而不猶有是言也癸亥秋七月六日門

人某序

送兩河子北上序

兩河子以名御史巡行關隴歲律周矣得代北上散復

天子之明命道過武功值予方病謝客乃就訪予游西山房論說古昔故誦道藝亹亹不倦殆及二鼓執予手而別曰冀於王役旋將去此不堪奈何夫子其無意於我乎顧有以予我俾常如見吾子焉夫予關內之末士也名不孚於其實誠不信乎其友百行俱

忝多口是憎兩河子不以為辱已而亟相親慕固所謂遺其大而錄其小也予何以致意於兩河子哉夫自反而縮往而不懦者烈士之操也率履而行顛沛不渝者君子之節也是以窮達咸惕夷險不姦聖人取焉兩河子與予邂逅於己丑之春覩其人溫然裕栗然粹茫然無識其際就而語之休焉若無怛焉夷砥焉平及西隴人士傳頌之所歸則其救焚拯溺汲汲焉皇皇焉不能自己之實洋洋乎濟民之口矣使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居之將有方信而忽疑欲為而輒阻者恐懼憂患惴其心得失利害渝其志是以

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斯民不得被其堯舜之澤
過在不能求諸其心而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信聖人復起無以易斯言也

兩河往哉

上方思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天下方以堯舜之澤望
其與被於己窮之所養達之所施也光明俊偉有孚
無讐又委曲以求之格恭以執之剛毅以行之勿惄
厥中勿渝厥節即天下之大反手耳奚往而不得哉
兩河今而後予設以望子矣惟子往哉念哉

渭橋錢別詩序

監察御史雪堂楊子巡按陝西者三年矣陝西士大夫重楊子之行咸為歌詩以贈命曰渭橋餞別詩而以予為序予讀其詩蓋三嘆焉於乎若楊子者可謂靖恭其位無忝所學者矣諸君之詩豈徒然循例贈述若他人然哉

明興百六十年良法美意布在方策士大夫人人知之人能言之顧於其行事或不能若其指意非法之過所以用之者過也君子於逸居遇水旱盜賊之警未嘗不撫心興懷焉何也君臣之義重而天理之心難掩也况食其官而任其事者則所以寃竟乎職

分而憚心乎有事者若之何可以已耶自丁卯以來
天下多事於今股肱心膂之臣奔走經營先後相望
其厲階所造昭然目前而猶或勤之於遠故事價變
生至於若彼顧其寃豈可獨歸之武夫倅位哉楊子
居闕中凡三遇予而所言所憂皆拳拳於是是其意
非近小微細也其審於理亂之故而達於君子之道
者乎若夫清戎之政崇木實黜文法姦吏狡民無所
肆行志意逃者自歸謫者自急此雖美大卓越皆揚
子餘事耳子行矣尚以今日之事與方輿之所患者
縷陳於

上此則士大夫所以餞而望之之意將俱與有光者也因書以為渭橋別意詩序

贈草御史序

國家制為考績之典以待天下吏監察御史官止七品體統居布政按察使之上其府與州與縣又聽布政按察使之指揮益不得與御史抗其有過也御史但以尺檄下皆顙鎖以見莫敢正目故自布政按察使以下凡御史以執事行皆得而約束能者以旌不肖者以黜

朝廷為之倚焉而御史亦有考績之典者若曰外之

所為既皆惟彼是責凡內之

朝廷百職而或未必皆才皆稱任使皆廉耻不貪惟御史居與之正其政事得失人莫敢議者亦惟御史正之御史之職脩則是數者各得其正而天下治鬼神享

天子無為而受天下之賀不修則事不得其序人不獲其生天下不得而治鬼神不得而享

天子之意不得而謂斯言繕著於御史加嚴馬太原車君為御史幾年約好芟惡如決癥潰閭一君子之守雖堅且篤祀必極方伸之使得行其志一小人之

無患雖勢不可擗亦必深諭而不以為譖故

朝廷之上凜然皆知車君

云

車君

云

御史楊宗

文謂君考功吏部有戲欲予以言贈君故以御史之職與君已行者誦之若曰吾無患乎終身之不為君也

送西麓大夫序

西麓大夫既有男子其同官楊大夫名父首為近體詩為大夫賀與大夫同朝者又皆和楊大夫之詩以賀大夫大夫以予為鄉人交又甚厚也盡持其詩于予曰子盍為我序之使吾子苟長大能讀書省事吾

苟欲其為善人將出是詩以示而歛動焉後必將適謂其詩其人也吾從而語曰此詩為此人比人為此詩吾子必曰此皆所謂大人世所謂若神明之不可見而親也何吾之初生皆吾喜焉是吾之生異乎人之子之生也必重自激勵以自盡力於所為曰吾使不愧是言也吾子感吾之言必重自激勵以盡力於所為則子之予我者不亦大耶夫教之不施於父子之際也蓋謂狎而不可加穠故孟子曰父子不責善父子責善不祥莫大焉其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正也則夷也可以使父子之際而相為夷乎大夫

之所以教乎其子者固有出乎古人恩慮之外者矣
子其由是而成乎雖有抱奇之士使雜於稠人之中
無所相聞焉則志消氣耗不與屠販等者幾希有一
人者能自振奮以出乎物則已必警然自訟而悟矣
况得於累世積善之餘者哉夫固必能以自變也而
又况如此為之啓之則其奮然往者寧肯一善一藝
止耶大夫之子吾今知免矣夫詩通記若干首首名
父大夫其後皆和者與各自為者云

送劉克柔序

余以秋七月同學士王公謁

陵宿昌平劉諫議祠王公視祠謂予祠舊無此有此
自劉民部始自民部之蒞昌平而諫議始得有廟貌
諸大夫之作始不隨墻土污壞而吾屬始得有宿此
民部之所為也余由是識民部民部之舅薛世南告
余曰民部無兄弟自民部登進士而親與違者幾年
民部苦其違也迎其父來養京師及去也得豐太史
原學之文贈之今吾伯母壽九十二民部母之母也民
部之母欲歸葬未能今以公事下淮能假道歸吾欲
吾子言以壯民部矣余曰夫子之事親其難致者雖
堯舜之聖且然也是不能由吾以致者也彼如曰欲

女為某也曰為之如曰欲女以某為我也曰為之如
曰欲女出乎古今人物之表使人謂我為聖賢之親
也曰為之此吾力之可而能由吾以為者也制之於
天子之官職而一事為必告諸其長而達於上然後
歸聽其所麾以為之決蓋繫之天者是可曰吾猶可
為也太安人之情惓惓於民民部蓋有竭其思慮而
莫能者苟既能之可又曰吾力之有爾者也由昌平之績
觀之民部之所以為親固宜有感應如今日矣又安
可以今日之所能不可不勉於民部也

送李汝周序

無錫李汝周為南京中兵馬指揮行人葛君曰李汝
周無錫故家能純篤不矯飾問學為五七言詩然不
利於有司歲貢國子春秋試必輒居優等籍然鳴於
南雍南雍之士欲資其益者曰毋舍汝周也汝周猶
日就砥礪求科目則又屢失始幡然曰吾非不精業
也由吾之指者今第者已若干也吾豈自拙也是有
命也遂就吏部得是官焉吾壯汝周豪傑之士能唯
於命不以窮達相負顧子與其志焉夫士之有所負
者一有不獲所望也即奮然憾怒士所不至也况汝
周豪傑之士乎昔有力人者自言可以舉千鈞求

庸於市曰吾力千鈞有庸吾者必十倍常庸也終日無來庸者有負饁者歸而憊也呼與為負之其人艱然怒以為非所任也夫力人不肯小就以屈其力雖不可訓者其志則有可取也汝周之才之美如此宜於是官有弗屑已由由然予之其為高豈力人同年語也吾聞志大者名不及其小而過慮者事為恒難也兵馬之官巡邏是責宗廟社稷與京師之民無有小大皆汝周處而後得者固不可不慎也汝周之才蓋即此以驗者否則平日之忘荒人固有弗庸汝周矣葛君曰唯唯吾請告汝周使力行之

賀大方伯孫公序

予方東遊太華見關民接肩鼓掌奔走欣喜若不自勝曰吾民有福得仁人長者承流宣化於上而吾民殆由是受安靜生長之慶矣蓋是時

上以右布政孫公轉左布政使按察使唐公轉右布政使而副使翟公轉按察使云三君子者皆久在關中施澤於民多故民之愛戴如此於乎可由是以稽其政矣孫公者任立人昔與予同事

孝宗皇帝於吾友李侍郎宗易家蓋數會晤聽其言論跡其行事固漢所謂長者者也曰他日出為方岳

必使人陰受其福入為輔翼必使吾

君吾民不愧於古之先王先民乃今又安知吾關中
之人先已與被其澤如是長也翼日參政孟公望之
羅公佐夫以書洎幣來請予言以賀公曰孫公寅亮
方直有古方岳敦穆乂謐之美予與藩省諸公處公
有年而公盡一之心大終之敬蓋未嘗以久暫而易
誠近所希覩也夫交深者義隆愛長者分洛微吾子之
言以表見之非吾與諸公之所以知公者也予惟
國家罷行中書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建左右布政使
以掌使司之政令副之以叅政益之以參議有所刑

責裨理問代其事曰不可勞以瑣細也其若此者所以尊其位重其任使上德以宣下情以遂而已承平既久海內富庶聲教洋溢顧常張之弦或弛常逸之俗或濫加以北虜桀傲邊墉未熙百姓轉輸道路相錯當塗君子蓋無不以力殚財匱為憂也然泥於其故或膠滯而罔通更乎其常又紛罿而鮮實惟有長者之度者居而蒞之庶乎上不失用下不底痍故漢治稱亞於三王誠以有此也公雅量足以固物雄才足以濟艱復以安靜無惑之德主之於中故關民之欣喜奔走非虛夸干諛也因復寄聲於公曰公尚保

又厥願俾民永利其利行當起公

廟堂之上所以加諸天下之遠且大者惟在推所已行於關民而已公其念哉

送李先生序

弘治辛酉夏

孝宗皇帝以上蔡李先生提督陝西學政先生至陝西踰年士大夫諸生皆觀感向化樂於自修又二年甲子李先生以憂去陝西陝西諸生如失慈母扼腕嗟咤至今無已也今年丁卯先生復除兄

皇上復命提督山東學校先生將行往山東關中詣

生舉於鄉者時咸在太學曰先生之道復明於山東
之人也雖吾闈中無能得先生而先生之道由是漸
大及天下矣咸喜以慰焉曰先生作育之恩吾不能
忘已茲先生行吾不有以贈先生如吾所以愛戴先
生何哉屬其闈中之人海曰願夫子以明也夫提學
之官凡所在皆宗師之也天下之以是官徃者由建
國以來無下數百人也由吾闈中以來亦無下十數
人也所以拳拳於諸生之間者豈皆無自盡哉其所
以為諸生仰慕而樂道者纔數人爾也然亦有使其
父兄子弟悲憇心恨至老且死亡肯忘者何也其所

以施之者非所以善之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也先生在闢中凡事之所損益見前有所行者悉以用也見有所更張及刻削近名聲者曰是所以病厲吾道也夫事不以所為者為之徒以取聲利焉則士必爭以聲利向我故士風偷也先生惟如是故士心皆朴實向道理不區區近名焉夫士皆朴實向道理不區區近名則所以用天下者何患弗達也自近名者之用由吾所見用者其敗者萬萬也可勿戒耶子思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此不欲近聲名篤實矣夫篤實者未有不光且大也先生之為諸山東幸見所以

為關中矣敢因先生之行論之

送劉兗州序

予幼時嘗望見官府驕從之盛便自嘆惜以為丈夫生世有若此亦可無恨矣又數年因讀書稍稍知事見某官居某氣焰甚盛已不俟其見而嘆曰嗟乎是誠可謂得志矣走入其治者弱相欺負貧苦憂息之民飢餓匍匐刑者半市盜賊姦宄所在而是則又甚訝而怪焉曰嗟乎是何用於彼也

天子以斯民之故厚其原餼衆其使令求安於官職士以無官職也必自私奮而得之又如此是何用彼

也夫官職本以行令而致之民者騶從之盛豈為彼惡哉令不下於民而福澤之者不至日惟悔惄然使數人導呵而立其無用之威至其愁苦呻吟則又托以勢不可便夫勢不可便者不得其職而旁目其事者也今自我出其可其不可我以制彼以應可以端之勢哉夫千金之子一綫之蓄也且可以左右一鄉之人况官職者哉今劉君以監察御史出知兗州若固非所以為此矣然嘗聞之焉天下之事號難以操別者必曰求之御史也太守之庭雖紛然而集也能如御史之院之冗耶然御史可以自制太守所至皆

人以制皆人以制則固將有不逮者矣今山東之民
新以水潦所累不得自聊公私土木之後歲相繼續
流離之苦號震天地騶從章服正

國家為民求賢休養生息者民惟患守之弗肯御爾
君其慎哉昔范公為司諫歐陽子奉以諫言故范公
赫然名世余不敢望歐公之為人然君為鄉人先進
之士予又安敢不以范公之所為者望先進哉

送劉岳州序

湖南之地號為奇拔多佳山水者莫如岳自歲貢方
物以上至賓使官府吏局往來其至煩且冗亦莫如

岳岳之民阻於山谷湖澤之屬不得致力於農而又以此二者役役於官故盡湖南之民莫敝於岳焉岳守非有安靜無惑之德民益無所賴以就病故

朝廷獨擇守岳者戶部員外郎劉堯章學富而才裕行高而守恒劉尚書東山語吏部曰守岳局求之劉君吾岳得劉君民將無弊吏部以

上聞遂除君知岳州府朝之縉紳大夫皆重君之行錢之都城之西屬予曰劉君行宜子有以贈之余舊省叔父居橐城一月聞君之賢必曰若君當大顯於世世必蒙大澤今去所意纔四年而君有是命矣豈

非孟子所謂得志澤加於民民不失望者哉然京官
不正五品不得以年進守君纔員外幾年而遽如此
此蓋何為也彼以正品在除格者且難也詩曰豈某
君子民之父母吾今而後見岳民之能生矣

對山集卷之二十九